

导语

公益需要不断的创新与发展。如何才能推动行业的健康发展?2016中国公益年会邀请了来自公益、学术、教育等不同领域的专家进行了主题演讲。深圳国际公益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指出,善经济时代已经来临,中国需要在公益慈善事业与社会发展的结合方面拓展巨大的社会创新,要构建以《慈善法》推进慈善事业发展的格局。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强调,不光要扶贫,还要预防贫困。儿童发展是消除贫困的根本途径,要给每个孩子一个阳光起点。他呼吁全社会都来关注儿童的早期发展。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徐永光提出,公益行业创造的GDP增加值远未达到应有的水平,要借供给侧改革之机补公益GDP短板,要增加社会信任。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BiM-BA商学院联席院长杨壮指出,在多元化时代,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是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推动力,与提升中国软实力具有极大的相关性。他们的洞见引起了公益人的共鸣,未来正在逐步显现。

深圳国际公益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

善经济与中国公益的使命



今天主要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理念,就是善经济时代,中国公益的使命是什么。

这两年我研究发现,当今世界已经进入到人均GDP一万美元的时代。这是人类社会从来没有过的经济发展水平。从2011年到现在已经持续了五年,马上就要六年。

这个阶段生产力高度发展、金融业充分增长、信息革命不断发展,人类文明客观上面临一个巨大的转型。有三个特征特别明显:

第一,财富充分涌流。只要市场需求出现,立即就会生长出铺天盖地的产品。应该说生产力已经是高度发达了。

第二,三大产业的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第一产业比例越

来越小,第二产业也在逐步降低,社会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比例超过50%,并且逐步向70%发展。这是人类社会没有面临过的一个发展阶段。

第三,在这个时候我们突然发现,社会价值开始引领经济价值。

在这样的时代,公益面临的挑战是什么?对现阶段的中国公益而言,我认为主要的挑战是如何让公益与社会经济发展全面结合起来。

这个挑战不是小挑战,因为在文明转型之际,其实恰恰需要公益慈善的引领。财富大量的涌流之后,新文明要产生,谁来做最合适?公益慈善。

历史上工业革命完成以后,财富大量涌流,环境污染、

社会腐败同时出现。除了政府和社会进步人士不断推动社会改革之外,公益慈善界扮演了什么作用?以卡内基、洛克菲勒、福特等人为代表的慈善家创造了以幼儿园、大学、医院、图书馆和公园、华尔街等为实体的现代文明。

现在当我们又面临着文明转型的时候,应该考虑到慈善家和公益组织联合进来,促成互联网时代文明的实体和体制的创新。中国需要在公益慈善事业与社会发展的结合方面,拓展出巨大的社会创新。

这个挑战不是一般的挑战,我们还面临着许多困难。

首先,公共伦理转型严重不足,理念应该说转型还是不够的。

其次,从管理到治理的转型速度也是严重不足的。治理要化为各种各样的体制,就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因为我们习惯于管理了,到底怎么变治理,其实这个速度是跟不上的。

第三,社会创新的行动能力严重不足。我们不能埋怨社会对公益慈善界的不信任,要改变的是我们自己。为什么不找自己的问题,我们是需要反思的。

那么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公益慈善事业的行动框架,要构建以《慈善法》推进慈善事业发展的格局。

第一个就是要广泛表彰。我们有很多慈善家,比如曹德旺先生,是全世界有名的慈善家当然也是企业家,在中国慈善界做了很多贡献。又比如,老牛基金会建设的儿童探索博物馆,改变了我们很多的观念。我觉得我们传播可能还是不太够,这样一些典型,应该加大宣传做引领。

第二,需要落实一系列的政策优惠措施。《慈善法》的落实,我们应该走在前面,要呼吁。

第三,要推进管理体制向治理体系转型。

第四,最重要的是改变自己,不断完善知识体系,转变理念与《慈善法》合拍,与人类文明的转型合拍。

中国慈善事业要真正仿效或者学习中国企业家的精神,争取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用中国逻辑,用中国的特色,借鉴世界各国的先进经验,真正在全世界的公益慈善大潮中,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

儿童发展是消除贫困的根本途径

消除贫困实现社会公平,是人类社会长期以来的理想。联合国在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也提出到2030年要实现这一目标。

前些天我去贵州看了一个贫困户。政府帮他盖了房子,还帮他养鸭子,有望明年可以实现脱贫。但存在一个问题:

这家男主人只有小学二年的文化水平,女主人只上了半年学,很朴实,有劳力,但是走不出去。大女儿上四年级,语文数学都只有20分。四岁的儿子不敢见人,一岁半的女儿也是始终不敢把头扭过来面对我。

这引起我们进一步的深思:儿童处在这样的状况,未来的发展是大受影响的。如果不进行干预,他们长大后又会陷入贫困。

我们做过测试,比如说贫困地区的孩子,五岁的孩子发展水平只相当于上海三岁的孩子,有的指标上还不到上海三岁孩子的发展水平。

儿童在出生的时候就有了140亿到150亿个脑细胞,脑重350克。三岁时候脑重增长到了1100克,在这个发展的敏感期如果给予很好的帮助,大脑发展就会比较健全。这个时期如果发展不好,未来生活将会受到严重的影响。

与生命相关的健康问题,实际上也在早期可以奠定基

础。零到三岁、零到六岁的发育,不只是影响了社会交往的能力,还会造成后期很多身体、心理的疾病。

人力资本投资是最有效的反贫困政策。投资于儿童早期发展比投资于弥补后期不平等更有效,更能塑造未来。美国上世纪60年代的实验结果证明,儿童早期每投入一美元,它的回报在六七美元之间,越早投入回报越高。

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我们要讨论的是,在中国具备不具备条件做到这一点。我们的实验证明,在中国的条件也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2006年开始这方面的社会实验。包括四个项目:

第一,山村幼儿园项目。2009年开始,现在目标是覆盖到农村最底层那20%的儿童。我们在12个县和地方政府合作建立了3756所幼儿园,学前教育普及率达到了85%以上。

第二,慧育中国的项目,这是2015年启动的。在甘肃华池借鉴国外方法,用家访的方式帮助家长懂得养育的知识,从而帮助零到三岁的儿童,让他们能够得到早期养育的关爱。

第三,阳光校餐项目,改善学生营养状况。2006年我们开始农村营养情况的调查,2007年开始在两个地方进行实验,



现在我们建立了阳光校餐数据平台,检测一百个县,分析它的结果。

第四,中等职业学校赢未来计划。这个计划涉及贵州、广东、四川三个省的30所试点学校,14万学生,我们希望培养他们一是要有专业技能,二是要心理上健康阳光。

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在地方政府共同努力下,在国际组织以及我们学界媒体界的共同关注下,赢未来计划覆盖14万人,山村幼儿园覆盖儿童近十万,确实取得了进展,但我们的心情还是非常沉重。因为这个数字与贫困地区的4000万儿童相比还是太小了,速度还是太慢了。

几百万儿童将失去最好的干预时期,问题在哪?美国有大

型国家计划,开端计划,早期开端计划。发展中国家中印度、巴西有这方面的计划。巴西的儿童发展计划就证明每多上一年学前教育,这个儿童未来个人收入可以提高7%到12%。

我们国家现在很多钱都用在砖头水泥上,而没用到人头上,没用到儿童上。虽然各个部委都有自己的规划,但没有直接针对儿童早期发展的,而我们实在不能等。所以中国发展基金会呼吁全社会来关注儿童早期发展问题,从根本上消除贫困。这样我们在2030年的时候,在2040年的时候,才会看到一个更加公平、更加美好的社会。

希望全国儿童都能够有这样一个阳光起点。为了他们的阳光起点,让我们共同努力。